

风雪边关，有群不穿军装的“士兵”

——走进雪域边陲的护边员群体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通讯员 孙梁 张宇尧

苍茫雪域，遥远边陲。在喜马拉雅山脉的“褶皱”里，有一群没有穿军装的“士兵”——他们常年迎风斗雪，与牦牛为伴，看尽清晨日暮，走过山重水复。遥望祖国首都，他们目光深情，守望家乡雪山，他们脚步坚定。护边员，是他们共同的名字；守边陲，是他们共同的责任。数九隆冬，我们一同走进雪域边陲，聆听他们的故事。

一个人·一座山·一片湖

“错嘎湖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只要有人在，家才能看得好，这块土地才能守得住”

数九隆冬，风急雪紧。护边员阿旺西岩又一次跟随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官兵踏雪巡逻。

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！”——错嘎湖畔，官兵的誓言响彻云霄。

错嘎湖很美，站在海拔5100多米的杂拉山山顶俯瞰，一湾湖水好似天空倾泻的蓝，湖面如镜，倒映着远处的冰川、近处的沼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错嘎湖畔，五星红旗飘扬的小牧屋，便是护边员阿旺西岩的家。

错嘎湖距离最近的村庄足足有35公里，途中需要穿越丛林峡谷，蹚过溪流泥泞，攀爬雪山峭壁，还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。错嘎湖畔每年放牧的时间只有5个月，条件恶劣，还常常伴有野兽出没，原本在这里的9户牧民陆续都搬离了。到了2003年，错嘎湖畔只剩1户人家——阿旺西岩和哥哥吾金多吉2人。

有人多次劝说阿旺西岩兄弟俩下山，可他们坚决不同意，因为他们始终忘不了父亲索朗曲白临终前说的话：“这里的雪山、草场，是我们的家，你们一定要守好。”

阿旺西岩3岁起，便和哥哥吾金多吉一起跟着父母在错嘎湖边放牧。成年后，阿旺西岩与哥哥加入护边员队伍，冬去春来，他们坚持放牧巡边，乐此不疲。

2008年夏天，哥哥吾金多吉突发中风，下山治疗，独留阿旺西岩一人守在错嘎湖畔。2017年9月，吾金多吉因病去世。送别哥哥，阿旺西岩又打起背包毅然上山。“错嘎湖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只要有人在，家才能看得好，这块土地才能守得住。”

一个人一座山一片湖，阿旺西岩痴心不改。每次官兵上山巡逻，阿旺西岩都会热情相迎，把自己当作巡逻驿站，请官兵进来歇歇脚，喝上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。

阿旺西岩年过半百才遇到自己的另一半。其实，他的择偶标准很简单，就是能与自己一起守护错嘎湖。此前，不少亲朋好友给他介绍过相亲对象，女方都因受不了孤独寂寞而不了了之，直到格桑旺姆出现。格桑旺姆非常欣赏阿旺西岩的坚守，在她的支持下，阿旺西岩更加安心守在错嘎湖。后来，在阿旺西岩的鼓励下，格桑旺姆也加入了护边员队伍。

边防连官兵上山驻哨那年，阿旺西岩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，妻子想着他年纪大了，孩子也年幼，试图劝他下山。那是阿旺西岩第一次对妻子发了脾气：“现在金珠玛米来了，公路也修到了半山腰，条件越来越好，我更不能离开这里了，我愿意一辈子守在这儿！”

很快，阿旺西岩与边防官兵亲如一家人。官兵巡逻，阿旺西岩主动请缨背运物资，还悉心传授治疗雪盲、驱赶野兽的方法。驻哨官兵也把这一家人当亲人，一有空就教孩子识字、唱军歌。如今，阿旺西岩的儿子曲英旺久已经能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官兵交流。每次连队送来新鲜蔬菜水果等补给，官兵也会第一时间给阿旺西岩家里送上一份。

一天天长大的曲英旺久也逐渐明白了坚守、护边的意义，每当问及成长愿望，曲英旺久都会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像阿爸和金珠玛米那样，守护美丽的错嘎湖！”

不惧万仞山，笑傲千里雪

“这荣誉那荣誉，祖国领土不丢一寸才是最大的荣誉”

一面国旗、一袋糌粑、一个背包、一把门巴刀……大雪初霁，格桑旦增带领护边员小分队踏雪出发了。

此次巡边的目的地是海拔4800多米的色喇拉山口，从海拔2440米的错那县勒乡出发，沿途翻越2座终年不化的雪山，蹚过4条冰碛翻滚的激流，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一周时间。虽山高路远，险象环生，但格桑旦增毫不畏惧。

今年51岁的格桑旦增，已经护边38载，少年时，他就跟着老班长益西且增放牧巡边。格桑旦增回忆，解放军刚进驻勒乡时，老班长自告奋勇带路巡边，为官兵收集信息情报。几年前，年迈的老班长将门巴刀交给格桑旦增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国门连着家门，守国就是守家。”这句话，格桑旦增一直铭记在心。

接过老班长的“开路刀”，格桑旦增在护边员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一次，格桑旦增受领紧急任务，前往某山口勘察。时值5月，边关仍大雪纷飞，为争取时间，格桑旦增选择一条羊肠小道。然而，就在距离目的地不远处，他不慎掉进雪窟窿里，左脸被埋在雪里的树枝划破，顿时鲜血直流。那次，格桑旦增圆满完成任任务，脸上却永远留下一道“光荣疤”。

格桑旦增从小就心仪绿军装，可惜未能如愿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护边信念。1992年，格桑旦增加入了护边员队伍。穿上迷彩服，他守土固边的底气更足了。凭借过硬的体能素质，格桑旦增的足迹遍布各个山口。哪里有暗冰，哪里有便道，哪里需要绳索攀岩，哪里需要架桥过河，他都了然于胸。经年累月的放牧巡边，格桑旦增为部队带回一大批第一手资料，被边防官兵誉为“边防通”“活地图”。

再次走上巡边路，格桑旦增步履明显有些蹒跚。原来，在2019年，格桑旦增先后经历了阑尾炎、胆结石手术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膝盖也患上了关节炎。“行动慢一点不要紧，巡边工作不能停。”格桑旦增话语坚定。

在他的感染下，女儿次仁旺姆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追随父亲脚步，两个侄子也相继加入护边员队伍。护边员“新生代”茁壮成长，格桑旦增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

2022年8月30日，格桑旦增被表彰为全国“人民满意的公务员”。面对荣誉，格桑旦增没有丝毫自满，他说：“这荣誉那荣誉，祖国领土不丢一寸才是最大的荣誉！”

甘做连队的“编外一兵”

“我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我知道金珠玛米和我们是一家人”

提及“群老兵”，某边防连官兵总是赞不绝口。“群老兵”本名次仁群培，因为名字有一个“群”字，大家都习惯

称呼他为“群老兵”，也不知是谁第一次这样称呼，口口相传，延续至今。

“群老兵”并没有从军经历，只是边防连驻地的一名牧民。1980年，时年20岁的次仁群培报名参军，阴差阳错没有赶上体检，错失参军报国的机会。于是他另辟蹊径，一有空就跑到连队温室帮忙翻土锄草施肥。了解到次仁群培家境贫寒，连队常常拿出大米、蔬菜等食物接济，可每次他都只取一小部分。“我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我知道金珠玛米和我们是一家人。解放军吃饱吃好，才能更好保家卫国。”次仁群培说。

一来二去，次仁群培逐渐和官兵熟络起来，俨然是连队的“编外一兵”。连队铺水泥路他出全力，官兵砌堡坎他搭把手。不仅如此，次仁群培还逢人便说金珠玛米的好，带领大家加入拥军队伍。

连队巡逻目的地是岗拉山口，距离连队68公里，往返一趟需负重攀登4天3夜。

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次仁群培与官兵并肩巡逻护边。山高路险，巡逻不易，马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，连队军马数量有限，难以满足巡逻需求，次仁群培便主动担负起挑选征集马匹的重任。

挑马，次仁群培有自己的标准，不仅需要马匹身体强健，出于对官兵安全的考虑，还必须得选易驯服的。

牧民的马平时放养在高山峡谷，为了找到合适的马匹，次仁群培经常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。有一次，次仁群培跑到48公里外的民久玛村征马，在大雾弥漫的山谷中足足找寻了5天。这期间，次仁群培累了便和衣而睡，渴了就喝一口山泉，饿了就吃一口糌粑。

征马辛苦，次仁群培却从不言苦。有了他挑选的良马，边防官兵的安全得到更好保障，一次次圆满完成巡逻执勤任务。

巡逻历险，对“群老兵”而言如家常便饭。那年，次仁群培顶风冒雨只身前往岗拉山口查探，路遇山体滑坡，一股泥石流倾泻而下。次仁群培躲闪不及，连人带马被冲下2米高的崖壁，左腿被一块滚石砸中，血流不止。幸亏简易公路的挡墙结实，才避免坠入深渊。死里逃生，次仁群培并无惧色，忍着疼痛坚持走完全程，巡逻归来带回一批一线资料，但对历险遭遇只字未提。

如今，“群老兵”年过花甲，但爬山攀岩仍然动作利索，脚下生风，不输连队年轻小伙子。次仁群培不仅体能充沛，巡逻经验也是相当丰富。过去物资保障困难，没有太阳镜，次仁群培用山羊毛细制成简易的太阳镜，官兵也学着他的“土办法”，在雪地巡逻时大大降低了雪盲症的发生。

30多年雪域巡边，次仁群培与官兵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经年累月的负重攀登，“群老兵”的双膝患病，军医廖甫定期为他送医送药、嘘寒问暖，成为他心目中的“好门巴”（藏语，意为好医生）。这几年，在连队官兵的指导帮助下，“群老兵”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。为了方便联系，他的手机里存有一些官兵的电话号码。安全起见，他日常把手机挂在脖子上，生怕遗失带来麻烦。

那年，巡逻前，指导员索朗次仁送给次仁群培2套迷彩服，可把他乐坏了，抱着衣服爱不释手。穿上迷彩服的次仁群培，举手投足更显兵样。一声声“群老兵”，在官兵中越叫越响亮、越叫越亲切。

他们说

阿爸带我去巡边

■次仁旺姆

“国门连着家门，守国就是守家。”这句话，阿爸格桑旦增一直挂在嘴边。耳濡目染下，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决定回到家乡，加入护边员队伍。这成为阿爸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。

巡边并非走走看看那么简单，不仅需要掌握生存技能，还要时刻保持警惕敏锐。第一次巡边，阿爸一路陪着我，遇到河流，他蹚水示范；夜晚宿营，他悉心教导我如何驱赶狼群……这几年，阿爸就像导师一样，传授巡边技能，不断为我加油打气。如今，我已成长为护边员队伍的骨干，完成巡边任务50余次。

2017年，习主席给玉麦乡卓嘎、央宗姐妹回信，褒奖她们爱国守边的行为，并希望她们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，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、幸福家园的建设者。认真学习习主席的回信精神，我倍感振奋，我决心扎根边防，守好祖国疆土的一草一木。

我有了人生新目标

■拉巴扎西

我是一名高中生，与“群老兵”一家是邻居，可以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跟“群老兵”一起徒步巡边。别看他已年过花甲，攀岩登高、踏雪涉水一点不输我们年轻人。更令我心生敬佩的是，“群老兵”对各个山口的情况了然于胸，哪里容易塌方滚石，哪里有有毒野兽，他都能脱口而出。

受他影响，我萌生放牧巡边的想法。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“群老兵”时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我还希望你多学知识，有了知识，你才能更好地保卫国家。”在他的勉励下，我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那就是报考军校，用所学知识保卫祖国。

难忘那碗酥油茶

■乔腾

初见阿旺西岩老人，是在7年前的一个夏日。那是我新兵下连后第一次参加巡逻。那天我们凌晨5点出发，冒雨行进了近13个小时。筋疲力尽之时，我看到一个人穿着雨衣站在一座牦牛棚前向我们招手。班长郑居荣告诉我，那是护边员阿旺西岩，我们晚上的宿营地就是他的家。

走进屋子，柴火灶上的水已经沸腾，阿旺西岩拿着暖瓶给我们倒满热腾腾的酥油茶。在酥油茶氤氲的热气中，一身的疲倦，顿时烟消云散。

后来，我们在错嘎湖畔驻哨，与阿旺西岩一家成为了邻居。我们经常一起喝酥油茶聊天，他总说：“金珠玛米的到来，让我们守土护家的底气更足了。”感受着他们的爱，我们守土护家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。

李国涛、孙梁整理

制图：唐硕



阿旺西岩与官兵整理国旗。孙梁摄



格桑旦增带领护边员踏雪巡边。格桑旦增提供



次仁群培与官兵在巡逻途中。张照杰摄

